



向下出擊文典選與個人想法

[文件版](#) [部落格版](#) [嘜浪整理](#)

十年前簡單整理過Descent的文典，作為未來劇情的鋪陳自然是極盡模擬兩可，得到很多答案，同時也產生了更多問題，這種摸不著腦袋的感覺，十年後再來一次依舊如此🐼

下面選幾個自己比較感興趣的主題挑出來翻譯，再...看看寫點什麼。

建議配[精靈袖](#)那篇。

瑟哀瑪之門 (Gates of Segrummar)

瑟哀瑪之門是此DLC的收集任務之一，主要是收集散落各地的齒輪，再打開機關大門。

有點複雜，先統整一下。瑟哀瑪之門相關的任務有兩種：

1. 如恩防衛瑟哀瑪之門：主線，只有兩道門，用「焚燒過的齒輪」打開
2. 祭品瑟哀瑪之門：支線，共九道門，用「沾血的古代齒輪」打開
 - a. 這個支線又會引到另外兩個支線任務：
 - 死裡求生(On Broken Knees)
 - 溫柔致死(Killing Me Softly)
3. 打開1-1和2-1、2-2、2-9的門，會拿到四張「瑟哀瑪之門筆記」

瑟哀瑪之門筆記

第一張

在這張羊皮紙上，精心手刻的印章將墨水字排列成對稱的圖案：

服從創造者(Creator)，我的任務明確，命令將被執行。

屏障(Barriers)：需要克服的封印(division)

迷宮(Mazes)：需要解開(redeem)的牢房

刻紋(Carvings)：需要治癒的傷口

三項神聖的任務，我絕對不能失敗。

然而疑惑常伴。寫下問題，希望能得到答案。

是誰編織了這種印記？它能召喚何物？這又如何啟動？

創造者什麼都知道。但我仍然想問，為什麼選中了我？

第二張

羊皮紙上的手印墨水字部分遭到匆忙地相互塗抹。只有以下的幾個字清晰可辨：

創造者給了我工具。燒過的齒輪能降下大門。我突破防線。鍛造出損毀的印記。

鎖住後方的路。爪子在搔刮著門。分散所有的鑰匙。

是什麼跟在我步伐後？無所謂。唯一的路只有前行。

第三張

這些手印且汙漬滿佈的墨水字難以辨認，在羊皮紙上相互重疊，形成螺旋的形狀：

犧牲後應得到救贖。創造者給了承諾。我就要毫無希望地死去(end)。

每個命令，都是謊言。每個任務，都是陷阱。就此分裂(divided)，就此倒下(conquered)。

印記讓我破碎。

第四張

在這張撕破的羊皮紙上的字，是用猶如乾燥血跡一般的赭色墨水手寫而成：

竟以謊言犧牲自己的孩子，可怕至極。我以完全的信任為食 (prey)，該如何解釋我的決絕(desperation)？深路曲折複雜 (deceitful)，將印記自過客眼前隱藏。原本無法看清真正的樣貌，直到我身處幽境，才能俯瞰那巨大且惡毒的刻紋。始作俑者依舊未知，其邪惡的意圖卻一覽無遺——正如我存在的必要性。

我真希望不需付出我唯一的孩子，也就是你，作為代價。我自己無法造起固定(locked)的屏障，來刻下記號並破壞那個印記。只有你能拯救我們，但這一切卻需要毀掉你，而我卻放手讓你去執行。請原諒我。

剩餘的文字只剩下難以辨識的刮痕。如果盯著太久，那些線條和漩渦會變成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圖案。

[原文](#) & 備註：

用詞混亂，至今沒有DA阿宅能對這幾張筆記提出通徹的理論。上面的翻譯主要求通順，但還是標出可能別有意涵的字詞原文。

- 疑點一：前面三張紙條的字，是用印章蓋上去。DA宇宙是有印刷術的，沒什麼奇怪，但在深路裡？用印章慢慢蓋？還蓋成奇怪的圖形？非常難以想像，是有人研究過[DA宇宙的書寫系統](#)，但老實說這幾條和圖形有關的筆記讓我想到[Grim Anatomy](#)。
- 疑點二：最後那個「讓人看久了會覺得不舒服的圖案」，至今看過幾次類似的描述，其中一次是在霍爾瑪克驚魂(Horror of Hormak)，另一次是在懼狼領路(The Dread Wolf Take You)。承上，假如真的和Grim Anatomy有關，那...姬菈楠(Ghilain'nan)，是不是妳???
- 疑點三：創造者/Creator。現代的Dalish稱呼精靈神就是用"Creator"，但從字義去想，哪個神最愛創造東西...？
- 疑點四：最後一條筆記是用手寫，可能是血書？不確定。但依照用詞來看，書寫者非常有可能是個惡魔(Demon)，先是觀看了他們的記憶，再模仿他們的樣子，用其語氣重現當時的心態——就像Cole常做的那樣。
- 疑點五：其中一直提到某個印記、某種刻紋，這些門散佈在深路中，如果連接起來，會呈現出什麼圖案呢？這是類似科克沃爾

(Kirkwall)城市設計的狀況嗎？——無論如何，這些門的起源應該是矮人，或是與矮人相關沒錯。

- 我一開始覺得可能是某個人被叫來這個地方封印/解放龍神（詳見下方的邪龍脫獄），但這些文字越看越怪，特別是第三條的"divided and conquered"，感覺是在隱隱暗示這個生物為了執行這些任務而使出某種犧牲，例如血魔法或更可怕的作法？而導致最後的不幸，但這個生物本身的死亡卻是計畫中最重要的部分。

不管怎樣，我們先向下看另外兩個任務相關的文字↓

溫柔致死 (Killing Me Softly)

這個任務很簡單，就是撿完一個名為寇格(Kolg)的矮人撕下的日記頁面。

從日記中被撕下的一頁(1)

他們高唱「石瞎子寇格」。汙穢的手指把我的臉壓進地面，耳朵被削掉一塊肉，血流了出來。兩根拇指在我視線中留下黑點。他們好吵、好大聲。但我更能聽到她的聲音，吾石。他們把我拋在安靜的暗處，只有她留在我身邊。她的搖籃曲輕柔地向我指明回去的路：這是一首屬於我的曲子。

懷抱著母親的愛意，我開始用手採集會唱歌的石頭。他們都說這會毒死人，對自己的兒子，母親才不會作出那種事。這些旋律中的秘密唯我獨享。

血淋淋的一頁(2)

歌聲很輕柔，但難以理解。我聽到了字語，甚至能嘗到它們，但我卻說不出口。

或許母親需要我把自己的牙齒給拔出來。

皺巴巴的一頁(3)

母親總是在我睡著時抱著我，溫暖、非常溫暖。她的節奏流過我的喉嚨，那些礦工肥胖又殘酷的雙手在灼熱的感覺之中成為遙遠的記憶。寇格是記憶。我則是兒子。字語如潮水般波波湧進，為了她，我願意就這樣被淹沒。

髒兮兮的缺頁日記本中最後一頁 (4)

母親的歌聲從我體內流出，水一般的火焰自我的雙眼、嘴巴和耳朵溢出。我原將一切獻給她、成為她歌曲中的段落。我總算完整了。這與字語從來無關，一切都是為了那首歌曲。

[原文](#) & 備註：

判官對寇格的舉止形容為「這個人在進行原礦的實驗」。寇格的精神看似有異，但在深路中那個移動解謎卻似乎出自他之手...無論如何，寇格大概原本是礦工階級，出於某種原因被他人排擠，若要猜測他的動機，或許是為了自我證明，才開始直接飲用——這裡就比較奇怪了，液狀的歌礦。歌礦初始採收的型態難道不是實體的嗎？還是說他喝的難道是更底層的海水？地底湖水？（在深層的地標"The Buried Sea"一帶能看到浪潮洶湧的水面，敘述寫著「水波微微閃爍，帶著怪異且微妙的藍光，讓人想起歌礦。不建議在水裡游泳。」）

- 疑點一：第三頁是在第八道祭品瑟衰瑪之門中找到的——他是怎麼進去，又怎麼出來的？
- 疑點二：寇格的屍身所在地點在某個洞窟中——還沒有變成石祟(Rock Wraith)🧟——肉身仍在，代表死亡時間沒有經過很久。
- 疑點三：以前就明示暗示過好幾次歌礦/吾石對地底矮人的心智影響，過往看起來都相對正面（至少以地底矮人的角度來說），但這個例子卻稍微有點邪門。在判官與沃姐(Valta)討論泰坦的過程中，她說了很有趣的話，大意是「**雖然無法確認泰坦到底是什麼，但肯定是先有吾石(The Stone)，才有了泰坦**」倘若虎毒當真不食子，吾石總是保護矮人，或許寇格是錯認泰坦為自己的母親。
- 這個任務的名稱可能是在致敬"[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](#)"這首歌。
- 想太多：這篇讓我想到某個姬菈楠的故事，姬菈楠被獵人用瞎棄置森林等死，只有安珠瑞兒(Andruil)回應了她的呼救；寇格，依「兩根拇指在我視線中留下黑點。」來看，他似乎受到相同的待遇，即使只是精神上，他也被某種「女性形象」所拯救。

死裡求生 (On Broken Knees)

這個任務必須找到名為愛爾莎(Ailsa)的灰吏(Grey Warden)死後留下的日記和深路中的寶藏。

灰吏愛爾莎的日記

從沒寫過日記，灰吏這工作讓我忙得要死，現在我真的快死了，沒有人會和我說話。一個人獨處，腦子裡的音樂變得越來越大聲。以前總是想知道灰吏怎麼知道自己開始聽見召喚(Calling)，某次多喝了幾杯去問萊昂(Lyam)，他卻只說「妳以後就曉得了。」

我確實曉得了。

一開始只是耳語，上點油就能延後那道門的鉸鏈發出嘎吱怪聲。但很快地我就只能聽到那種音樂。在我揮舞法杖的時候、用手擦去額頭上的汗水的時候，持續不斷。縈繞在萊昂的笑聲中，跟著進入我的夢中。我無法解釋那種聲音——那首歌——但我就是知道，那是從大腦開始蔓延，隨後侵蝕身體的毒藥。

我是來這裡赴死的。「死亡後，犧牲為終」。我的終點絕無安寧。

我突破了禍爪大軍，原以為往下走會碰到更多那些傢伙，所見卻非我所想。

「深路」總會讓人想到禍爪、矮人遺蹟、洞穴，和死亡——但這裡有個地底的世界。就在今天，我路過長著歌礦枝桠的植物，在清澈見底的湖水中洗澡，周圍有著警戒的動物，大大小小，從未見過的物種。我不可能是第一個見證這種奇蹟的灰吏吧？

昨天被那些新奇的景象分心，是昨天嗎？我讓自己放下警戒，舒服過頭了。知道自己快死掉的時候很容易就會變成那樣。那之後，我看到了可怕的事情，在實際看見以前先聞到了味道：屍體、人爪(Hurlock)、石爪(Genlock)、認不出來的生物——數量上百，遭到肢解、酷刑折磨、棄置在各個坑裡。

我逃跑了。沒看到地上的洞。

腿現在動不了，應該很痛卻完全感覺不到。音樂太過大聲，飢餓難忍。

我還能爬。不想就這樣死掉。

[原文](#) & 備註：

寶藏不太重要就不講了。

- 這本日記的地點是在第一道祭品門的後面（再問一次，他們到底怎麼進去的？）第一道祭品門門後的景象特別奇怪，很明顯是一個舉行某種儀式的地方，再仔細看，對DA2有印象的話應該能看出這個祭壇和Legacy裡面的灰吏監獄封印長得一模一樣——這是相對獨特的擺設，這種祭壇在我印象中沒有出現在其他DAI場景中，不是重複素材。
- 愛爾莎的日記就放在祭壇正中間，沒有看到她的屍體或骨骸，然而進入這個空間後，必須和一個歸戰宿屍(Revenant)對戰——推測愛爾莎死後可能被某人帶到這裡施行了某種儀式（假如祭品門是關起來的，以她受傷的狀況不太可能自己把自己鎖在裡面，還可以把齒輪丟到其他地方去），或許是惡魔附身的儀式，或許是想用她來當作某種東西的封印。~~雖然愛爾莎是法師出來的應該是秘術宿屍(Arcane Horror)才對...也是有那麼一點可能她的武器是普通的staff而不是法師的staff~~——對不起我開始碎碎念了🤪
- 至於愛爾莎看到的屍堆，應該就是這個血池，這裡的敵人是一個秘術宿屍（以防有人不知道，就是強大的惡魔附身在法師屍體上，上面提的另一種屍體惡魔附身則是戰士版）還有幾個旁邊的小怪，打完以後它身上會掉——讓人看起來很頭痛——DLC的Pure裝（法師用）和庫納利人(Qunari)專用的毒妝(Vitaar)。
- 就先無視掉寶邏輯古怪這一點，在這個血池中，除了獻祭支架和常在精靈遺蹟中看到的柱子以外，有一個半毀的彌紹(Mythal)雕像（沒有臉部特徵的女人外型，長著翅膀），還有一個酷似DA2中Merrill的道鏡(Eluvian)外框（原版），在地上牆上還到處畫有Flemeth曾經使用過的銜尾蛇魔法陣。
- ...是時候暗示這和精靈有關了嗎？🧙‍♂️
- 假如第一道祭品門的宿屍就是愛爾莎，那代表愛爾莎死後沒有多久就被附身了。

我最想知道的就是為什麼這兩個人可以進入密室，而外頭的齒輪卻四散各地，是誰在那麼作？讓人更感到懷疑的是，那些染血的古老齒輪...上面的血該不會就來自血池？

接下來就只是我的腦洞，不要看得太認真。

被創造者叫來深路執行任務的，姑且暫時稱它為「探員」好了。

探員依照創造者所說，

- 打開了矮人原本的如恩大門（需要焚燒原本的齒輪，可能就破壞了某些東西），

- 創造出「損毀的印記」也就是九道祭品門——門不見得是探員所建，可能原本是矮人儲藏室或墓室等等，被拿來再利用成為某種儀式的一部分——並散布了鑰匙（就是染血的齒輪），
- 什麼東西醒過來並開始追逐這名探員，探員意識到這是個陷阱，
- 探員遭到背叛死亡後，也仍然在進行自己的任務，或是說，由一名與信念相關的惡魔繼續代勞，持續守護/維護這個印記或封印。血池就是它的工作環境，也是它持續存在的必要。

那麼，判官的到來可能破壞或啟動了這些祭品門，或是某種印記，並殺死了繼續這名探員工作的惡魔🤔想也知道以製作遊戲來說對未來大概不會有什麼影響，但動動腦還是蠻有趣的——高機率和精靈有關這點，是我目前暫時的結論。

備註的備註：

血池裡的東西可能是意境裝飾，表明和精靈有關，而非確切說明和誰有關（雖然說精靈神雕像很多，特別用了彌紹確實是...意有所指）雕像和魔法陣到處都能看到，Merrill那個沒人知道怎麼來的道鏡外框比較特別一點，但在遊戲中另一個場景也有再次出現過。總之，是重複素材的可能性比較大。

邪龍脫獄 (What Remains of An Archdemon)

我們偶然之中發現了那個地方，可不是什麼有趣的體驗。禍爪(darkspawn)的汙染會侵蝕一切，武器、盔甲，甚至是我們親愛的吾石(Stone)。通常我們很小心，但犀督崙迴廊(Heidrun Turning)比我們認知的還要脆弱，而那群渾蛋禍爪知道這一點，他們引著我們，咧口大笑，敲打盾牌挑釁。死士兵團(Legion of the Dead)無法忍受那種行為，我帶頭朝敵人進攻，接著我們就掉了下去。

我們盡力從鬆動的岩石中爬出來，兩個人死了，其他人活像豬兔(Nug)一樣被扒了層皮。我們跌落了約六十英尺的距離，上頭除了鬆動的石頭以外什麼也沒有，我們把自己搞入了一個極度惡劣的境地：古老的通道，還是被禍爪徹底佔據的地帶。四周臭氣沖天，那些禍爪在周圍嘖嘖喳喳、竊竊偷笑，他們的數量成千上萬。反正我們本來都是死人了，但那把戲還是讓我火冒三丈，我只不過是想讓老家的人能過上更好的生活。

艾迪斯(Aydis)倒是想出了辦法，這傢伙從沒甚麼點子，大概是因為其中一半的腦容量都被深路(Deep Roads)給佔著。她畫出我們的所在地，並

認為如果我們繼續向下，穿過索巴特(Sobat)家族的老礦井再往上爬回瓦倫之口(Varen's Notch)，就能進攻禍爪後端的防衛。

但是，我們沒有走到索巴特礦井，而是闖進了禍爪的通道，這裡非常奇怪，彷彿他們是用自己的爪子挖開了岩層。禍爪和我們近身對戰，再也笑不出聲。當我們到達那個洞穴時，就理解了為什麼——上頭的犀督崙迴廊之所以那麼脆弱的原因。

沒有比禍爪更骯髒的東西，也沒有比邪龍(Archdemon)更污穢的生物，即使是早已化為塵土的邪龍。

這個洞穴，裡頭惡臭瀰漫，爪痕遍布岩表。到處都是已經乾枯的禍爪屍體，他們的頭緊緊貼著岩壁。

我們意識到，他們是在祈禱中死去的。

這不僅僅只是邪龍的巢穴，也是一個牢籠的遺蹟。其餘的禍爪沒有跟著我們進來，但我們也不能待在那種地方。有什麼東西，一種感覺，彷彿在頭骨中攪動你的大腦，讓雙手變得麻木。不可能是這個地方的緣故，那頭怪獸已經死了，是什麼還能殘留如此之久？大腦很理智，但直覺卻尖叫著快點離開，能閃多遠是多遠。

我們殺出一條路，回到瓦倫之口。那之後，我們之中沒人能睡個好覺。

我說，我這人能一邊吹口哨一邊在禍爪大軍裡面砍砍殺殺，要我直接面對邪龍也毫無問題。但不管綁住那些怪物的鎖鏈是什麼，我一點都不想靠近。即使是那群禍爪中，還是有些極為不自然的事。

——送往歐爾薩瑪(Orzammar)石銘會(Shaperate)的報告，由死士兵團兵員，卡多爾(Kardol)所寫

備註：

- 這篇是[WOT2的內容](#)，非遊戲文典，有點相關就拿過來翻。紀錄死士兵團成員誤闖邪龍牢獄的過程，時間應該是在第五次禍疫後。
- 承上，犀督崙泰閣是The Descent的一部分，迴廊這裡我們大概是沒經過，嗎？很難說這一定是哪隻龍神，但是，看筆者的態度，大概，就是厄什美歐(Urthemiel)？
- 「綁住」的原文又又又又又是"bound"。之前在[龍神篇](#)有提過灰吏在某個西側臨界(Western Approach)的礦坑深處找到某個矮人遺蹟，並實際聽到龍神在唱歌...該不會他們一直都是清醒的？
- 假如禍爪有宗教或祭拜行為，好～像能解釋為什麼偶爾深路會看到一些與[龍神祭品有關的雕像](#)。

矮人馬克杯 (Dwarven Mugs)

[DLC收集項目](#)，很多是彩蛋和致敬，翻來笑一下。

- ☑ 納肅珥之傲：「讓他們吃頓好的」刻在這個老舊的大啤酒杯側邊。

→ Nalthur是小說*Stolen Throne*的角色。

- ☑ 崇魂之血：這個杯子曾經屬於一個叫做埃牡朗的人。

→ Amrun是DA2的文典角色，詳見[此篇](#)，搜尋"Amrun"，犀督崙泰閣在DA2就出現了喔！

- ☑ 布雷儂的特調：杯子上的刻文是「這裡五分鐘就是那裡的十五分鐘。」

- ☑ 埃瓦德的體驗：杯子已經裂開，明顯經歷過大場面，現在倒酒進去一定會漏出來。

→ Everd Bera是DAO矮人平民起源的角色。

- ☑ 失落的記憶：「世界上最棒的石銘員」以醜陋的字體蓋在杯子側邊。

- ☑ 附魔酒盃：上頭附有如恩，翻過來的那一面寫著「博丹&兒子的優質商品和附魔服務」

→ Bodahn & Sons，這個應該知道是誰和誰吧。

- ☑ 祭品之杯：那些汙漬看起來不像是苔木紅酒。

→ 這個杯子的位置就在血池那邊，真方便，隨便撈就有。特別用到"Sacrificial"一詞...是不是和祭品門有關



- ☑ 藍晶之杯：底部殘留有某種藍色的物質，Cullen可能會知道那是什麼。

- ☑ 古漬之皿：杯子底部長著一大叢黴菌和腐物，這杯子很明顯從來沒洗過。

- ☑ 泰坦之甲：石杯古怪的材質似乎是來自有機物，就好像這東西是自然生長並脫落，而非雕刻而成。

遺落戰史 (Chronicles of Forgotten Wars)

這個任務和前面一樣，就是到處撿書頁，這些書頁來自一本名為《遺落戰史(*Chronicles of Forgotten Wars*)》的回憶錄？或是探險報告書？其作者不詳。

指揮官奧淞(Othon)下令出動。沒有給出任何細節，只提到凱哈拉許(Cad'halash)北側遭受攻擊，王室需要派遣增援部隊。父親提起斧頭，我們就那麼出發了。當時我只是個男孩，在證技鬥台(Proving)上得過幾次勝利就得意忘形，完全不知道那次行動將會奪走我什麼，但我終究會發現的。

前往凱哈拉許的旅程舟車勞頓且萬分漫長，無聊的戰士在營地就成了可悲的醉漢。父親和我獨善自身，我承認自己也渴望能在啤酒中忘記自己，除了打磨斧頭以外，不管什麼事都好。

離開凱哈拉許後的一天，我們注意到變化。這裡的深路已經荒廢，火把突然熄滅，使得我們在黑暗中踉踉蹌蹌，並被棄置路旁的商隊貨車絆倒。緊接著而來是迅速又猛烈的突擊。

父親是第一批人中的其中一個。我們聽到了呼吸聲，緩慢且沉重，來自比我們巨大許多的生物。父親伸出手臂，抓住我的盔甲，阻止我繼續行動。我看到它的身影蠢動，比陰影更為黑暗，接著我的身體被向前推動。它留下了父親的手臂，仍然緊抓著我的胸甲不放。

鱗人(Scaled Ones)。不記得是誰先取的，那個名字留在了我們的舌尖。

在其中一個鱗人攻擊時，卓各(Drohg)正在點燃火把，當下我們才終於看到陰影以外的形體。火光之下，我們看到一個男人的身體，就像是那些來自帝國的人類，卻全身佈滿鱗片。它身著盔甲，腰間甚至掛著一把匕首。它的下顎緊咬卓各的臉龐，一陣歪曲，卓各脖頸嘎吱折斷的聲音響徹深路。火把自他手中滑落，我們展開了激烈的反擊。

我竭盡全力揮舞斧頭，鱗人的盔甲卻將我的攻勢彈開，衝擊力回衝至我的雙臂。它發出一聲吼叫，接著更多鱗人現身攻擊。在落地的火光之中，我猜它們大約有廿人等，全副武裝，攜帶與他們的尖牙和銳爪同等鋒

利的武器。咬死卓各的那個人咆哮著我聽不懂的指令。我只是持續地揮動自己的斧頭。

奧淞是我們之中最優秀的，他第一個成功劈開鱗人的腦袋。古怪的寂靜瞬間降臨，就像是鬥台上爆了冷門，我這才意識到這些怪物不習慣看到自己的同類死去。卓各的兇手嚎叫並撲滅火把，那些鱗人魚貫而退，躲回黑暗之中。

我們急需休憩，奧淞卻想要繼續推進。他已經看見了敵人，我們的指揮官想要利用鱗人的戰術來對付它們：成為積極進攻的那一方。他留下幾人護衛傷者，帶領其他的軍人向外探勘鱗人躲藏的巢穴。

在黑暗中行軍數天後，我們總算在遠處看見了閃爍的琥珀色火光。奧淞示意所有人待命，將我召喚上前。我們一同緩慢地前行，擔心可能會撞上守衛。奧淞點頭示意一處高台，我屏住呼吸向上攀爬，生怕鱗人會聽到我的靴子擦過石頭的回聲，直到登頂，我才稍微鬆了一口氣。

鱗人在深路的某個十字路口設立營地，中央有一座形似火焰的金色祭壇。一股寒意席捲了我全身，每條火舌的頂端掛著我們失去的弟兄——包括父親和卓各。他們的血液被抽乾，只剩灰癟的皮囊包裹著骨頭。一名穿著長袍的鱗人站在祭壇之前，它的聲音和其他鱗人不同，更為柔軟，更為女性化。它開始念誦並將血盆舉向祭壇，其餘的鱗人低頭參拜，穿著長袍的鱗人從掌中與口中散發火焰，點燃了血液。

奧淞抓住我的前臂，示意我們向下爬。我們回到其他人身邊，他轉述我們見證的景象。宣布我們可以休息一個小時，恢復體力再發動奇襲。

想到父親失去血色又垂落的臉孔讓我保持清醒。那一個小時過得極為緩慢，但最終時間過去，奧淞領導我們沿著小路前往看台。我握緊斧頭，欲報血仇，並做好再次看到那個祭壇的心理準備。但它們卻消失了，那個營地，父親和卓各，還有那些鱗人...一切銷聲匿跡。只剩下一個邊緣燒焦的盆子。

[原文](#) & 備註：

這個回憶錄發生的時間點應該是在特文忒爾(Tevinter)和阿拉桑(Arlathan)精靈開戰的-981A以後。

當時凱哈拉許矮人同意藏納阿拉桑精靈，此舉危害到考爾瑟洛克(Kal-Sharok)和帝國的盟約，考爾瑟洛克出面攻打並摧毀凱哈拉許，希

望能掩蓋矮人曾和精靈結盟的事實。凱哈拉許後來重建，成為凱戴許泰閣(Cadash Thaig)，而凱戴許一族就是DAO中Shale的族人，和DAI的矮人判官過去的祖先。上述這些碰到鱗人的矮人應該是來自歐爾薩瑪(Orzammar)。

這些書頁是在犀督崙泰閣以下的洞穴找到的，不代表是在犀督崙周圍發生的；犀督崙泰閣的大略位置在費羅登(Ferelden)北部海岸，幾乎是柯克沃爾(Kirkwall)的正對面，凱哈拉許則大約位於洛特林(Lothering)北邊/東北邊。可能是有人帶了那本書去犀督崙，結果掉在地底。不管是誰帶去的大概凶多吉少，因為其中一頁是在血池那邊找到的。

所以，這個鱗人到底是什麼，新的人種？實驗的人種？唯一能確定的只有他們其中有人身擁魔法能力並懂得施行血魔法。阿宅之間比較流行的理論，猜它們是古代的掠血之士(Reaver)，也有可能是這幅常在崙珥斯(Dales)一帶出現的壁畫。

讓我覺得更有趣的是，這本書刻意遺漏這群軍人抵達凱哈拉許後的狀況。凱哈拉許，其實蠻神秘的吧？

地底泉源 (The Wellspring)

在只有吾石記得的往昔，在最深的洞穴中曾有一個泰閣，由一位睿智的老國王統治。吾石為泰閣提供豐衣足食，歌礦如水一般從地面湧出，金礦與寶石像蘑菇一樣自石壁上長出，人們無有所缺。

某天，當老國王返回吾石身邊，將他的王座留給兩個兒子相互爭奪，父親並未指定繼承人，他們各自尋找方法以爭取議庭(Assembly)的支持。

第一個兒子千里迢迢穿過深路，多個泰閣結盟，帶回他國應允的善意與未來的友誼返鄉。但是議庭對空虛的字詞和諾言不以為然，他們拒絕讓他成為繼承人。

第二個兒子開採大地以獲得更多財富，他將採收的每一塊歌礦、每一塊金子獻給泰閣，然而議庭慣於繁榮富裕，對此不以為然。於是第二個兒子在吾石中越挖越深，直到穿破了另一邊並找到了天空。他將此地收為自己的泰閣，因此議庭舉其為王。

可是，議庭卻要他為泰閣帶回更多財寶，新的國王在無盡的礦坑中往下爬，直至他抵達了天空，即使竭盡全力，他無法將天空拉起，也無法用他的礦鎬將天空敲成碎片。新王開墾越來越多大地，試著挖出一條路以

抵達天空。最終，他的泰閣底下失去太多土地，整個王國崩垮並墜落至遙遠的地底又進到了天空之中。

再也沒有任何人看過新的國王、議庭，以及那個泰閣。

——〈占取天空的國王〉，來自《只有豬兔才能聽見的歌曲》，至尊埃布里安著作

[原文](#) & 備註：

此為地標文典。記得最上面的文章封面圖片嗎？最底下確實是「天空」...或是很濃的霧🌫️

記得我當年第一次看到這個文典很是震驚，矮人對「墜入天空」的恐懼是從這裡開始的嗎？

沒什麼證據但我有幾個...思考方向：

- 只看字面，我大概會覺得這是一篇描述矮人想要進入幽境的故事。
- 或許真的曾經有一個國王挖到了「地表」、看到了「天空」，在那個年代沒有法幕(Veil)，魔法與現實並行，魔法卻是矮人無法獲得的「財寶」。
- 我在精靈神那篇有翻到一條「獻給埃爾葛南之歌」，裡面就有提到某個"usurper"，又提到大地的地震對精靈的城市造成了損害。
- 假如如我所想，這其實是在形容矮人與精靈第一次接觸與衝突，那這個極為扭曲的故事發生的時間點大約落在-4600A。至於後來發生的事情，精靈的伊我奴力斯(Evanuris)，特別是埃爾葛南(Elgar'nan)和彌紹，可能對泰坦和矮人進行屠殺、奴役、篡改記憶等等的細節就...等DA4？

但想這些沒辦法解釋為什麼我們會在地底——或說，泰坦其中一顆心臟的附近——看到一片「天空」耶🤔

（會說其中一顆，是因為和守護者的最後一戰之前，能看到那顆類似心臟的東西切斷了連接歌礦的枝脈，才變身近似石崇，打敗守護者之後那顆心臟也碎裂了，沃妲將其稱之為"an echo"，硬要解釋或許也能說是...仍在驅動著大地的記憶結晶？越講越象徵化了，最好先停止🙏）

沃坦的筆記 (Valta's Notes)

自己取名，沒有這個標題的文典。下面翻譯三張出自沃坦之手的筆記，很明顯是沃坦想要交給判官的紀錄。

守護者 (The Guardian)

喬瑟芬(Josephine)在她辦公桌一疊文件中找到一張被塞進去的手寫記事，並馬上將其轉交給判官。那張記事明顯是由石銘員沃坦寫下，但審判軍團的大使卻無法解釋為什麼那張紙會出現在昊蒼之城中。

我不太記得後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[姓氏]判官為了阻止地震而戰，我們一同穿越我所見過最美麗的地方。此處竟是造成一切災難的源頭，這點始終讓我感到困惑，至今依舊如此。

當我們趕往那顆龐大的圓體時，每邁出一步，我都能感受到瑞恩(Renn)已然不在。粗壯的歌礦脈開始了有生命的脈動，它們的力量湧入了圓體，有什麼東西從中冒出，一個自吾石中長成的高大生物站起身想阻止我們。是守護者，它放出了攻擊，接著我陷入溫暖光芒的懷抱。

我以為我就要回到吾石身邊了。或許就是那麼回事。

當我在至福中醒來，光芒散去，守護者已被消滅，判官獲得了勝利，我卻無法感到任何喜悅。守護者前來守護泰坦——守護吾石遭到削弱。它曾經試圖殺死判官，但對我而言，它帶來的卻是盛禮。

我希望自己能善加利用——或許有一天能夠明白為什麼我被選中。

泰坦 (Titans)

哈瑞特(Harritt)在昊蒼之城的地下冶煉室(Undercroft)找到了奇怪的東西：一張從石銘員沃坦個人的日記本中撕下來的手寫記事。

泰坦真的存在。找到那些古文本的時候我就知道了。瑞恩對我讀到的文字嗤之以鼻。即使那種真相對我來說順理成章，也難怪他會有那種反應，畢竟我們大部分的歷史已經遺失，史實之牆(Wall of Memories)也只能追溯到一定的過往。

我們一族肯定還有更多故事，而我終於找到了其中失落的一章。

難以言辭形容泰坦有多麼宏偉，我所遇到的那一位身形猶如巨壑，你只能看到其中一角。我對自己在它的體內徘徊多久毫無所

知。曾經聽說過在地表有龍和巨人的故事，然而有關它們的形容卻完全比不上泰坦的大小。

它的血液現今流淌我身，它的歌曲填補了我們歷史的缺口。當我閉上雙眼，瞥見過往的世界，在一切劇變與矮人一族一分為二之前。某種東西導致了泰坦的隕落，我等一族的命運亦隨之江河日下。泰坦想要讓我知道。不，甚至更進一步，它希望我能理解。它的歌聲中帶有一種孤獨。

夏布裏托 (Sha-Brytol)

今天早上，在送達吳蒼之城的商業信件中，發現其中有一張從石銘員沃姐個人的日記本中撕下來的手寫記事。審判軍團的信差卻無法記起為什麼那張紙會出現她的手中。

瑞恩的兇手們躲藏在陰影中，在安全的距離之外觀察著我。夏布裏托看到泰坦賜予我塑石的能力，我比他們更為強大。他們對我既是恐懼又感到愛戴，知道我是他們守護的泰坦的一部分，但他們卻不了解我根本不需要他們的保護。它也從不需要。

不管這些矮人的身份曾經為何，無論出於什麼理由讓他們留在此處，他們現在漫無目的。

現在的我不再需要睡眠，但有時我會停下傾聽。昨天，或是一個小時以前？我意識到其中一個夏布裏托靠近得足以留下一份禮物：一套他們的盔甲。難不成他們認為我會穿上？會領導他們？他們的贈禮只會讓我想起自己親手讓逝去的友人回到吾石身邊。我把那套盔甲留在原地。

明天、不對，就剛才而已，我進入他們其中一個塔樓。我感覺到他們在我靠近時急速逃離，認為我是來摧毀他們，但我不需要靠近就能做到。我只是對他們生活的方式感到好奇，他們有生活可言嗎？這座塔樓中毫無解答，安靜且空曠，讓我想起對地表人神廟的描述。這些塔樓是廟宇嗎？或是要塞，或許兩者皆是。

只有其中一個空間讓我起了興趣：帶有圓頂的圓形庭院，正中央是一池泰坦的血液，無人使用的盔甲整齊地圍繞著血池。這是夏布裏托前來埋入他們金屬外皮的地方嗎？究竟是哪個鐵匠能打造出這種盔甲，又從何而來？我失落的手足們在隱瞞著什麼，他們在某個地方還有一個泰閣。

我對夏布裏托的城鎮毫無興趣，但另一個人或許會感到好奇。

備註：

有些細節確實需要重玩才想得起來，我之前就一直懷疑，但泰坦是不是像邪龍或Corypheus那樣也有轉移心智的能力？這個沃姐還是以前的沃姐嗎？肯定不是，不完全是。

沃姐是我很喜歡的角色，希望她以後會再出現🙏